

鄭明嫻

評孟撰「中國小說史」

• 51 •

小說在中國，起源甚早，但一向未受重視，自從班固在「漢書藝文志」中說：「小說家者流，蓋出於稗官。街談巷語，道聽途說之所造也，孔子曰：雖小道，必有可觀者焉，致遠恐泥，是以君子弗爲也。然亦弗滅也，閭里小智者之所及，亦使綴而不忘，如或一言可採，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。」並把小說列於十家之殿而不入「九流」後，更確定了小說的卑微地位。影響所及，不僅使後人不重視它，且不敢重視它，小說經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幾代的演進，才爭得今日與詩歌、散文並列的地位。

小說不受重視，所以自來小說創作隨興隨佚，更

無人去做整理的工作，一直到清末民初，由於文學觀點的進步，大家才着手整理中國小說。

(一)有關中國小說史的研究

國人最先對中國文學做有系統整理的是光緒三十年，林傳甲做的「中國文學史」（第一本「中國文學史」是英人翟理斯A. Giles於一九〇一年用英文寫成，比林本還早三年），爾後從事者日夥，其中對小說的演進也有概括性的描敘，不過通史研究的目的在總攬全局，鳥瞰大勢，它的作用只在介紹梗概，對小說的進一步整理還有待專史的編寫。

民國十九年，周樹人的「中國小說史略」出世，它是中國第一本小說史。此書原係作者授課講義，因「偶當講述此史，自慮不善言談，聽者或多不瞭，則疏其大要，寫印以賦同人；又慮鈔者之勞也，乃復縮為文言。」

作者說得很清楚，這本書用文言寫成，且只是「疏其大要」的「蠡略專史」，其開山之難與必然的闕失可以想見。

後日人鹽谷溫作「中國小說概論」（張恨工譯），厄煙橋作「中國小說史」，目前臺灣均無印行，劉麟生主編之「中國文學八論」中有胡懷琛作「中國小說論」（臺灣清流出版社重印），但失之簡略。譚正璧作「中國小說發達史」，臺灣亦未印行，後郭箴一「中國小說史」中屢引譚言。郭本小說史，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四年印行臺一版。此書似成於民國二十多年（其緒論中言：二十世紀已過了四分之一……），以周樹人「中國小說史略」為骨架，敷衍而成，然書中多整段引用周氏及他人著作，亦有抄節日人作品，（其第六章言：又水滸傳影響於我國「指日本」底俗文學之大自不待言），（其第七章言：即如我「鹽谷

溫」就完全沒有談紅樓夢的資格）又資料未經選擇整理，以至輕重失調。另有葛賢寧作「中國小說史」，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印行，民國四十五年出版，收入現代國民知識基本叢書第四輯，但並未能超越前人。直到民國五十五年，孟瑤撰「中國小說史」，承受舊珠玉，採擷新資料，才完成了一部比較像樣的小說史。

（一）孟撰中國小說史的內容

本書於民國五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由文星書店出版，共四冊，全書七〇六頁，四十開本，列入文星叢刊一四五號（編者按，孟瑤「中國小說史」四冊現已列入文史新刊，改由傳記文學出版社印行）除序言及緒論外，按時代分六大部分：

先秦、漢魏六朝、隋唐五代、宋元、明、清。

結論部分主要是標明小說的條件，利用這條件，來看中國的舊小說，並對它的發展，勾劃了一個粗略的輪廓。其中值得注意的是：

前代目錄學家整理舊小說，是把「淺薄瑣細，荒誕不經」的書，都歸之為小說，並未站在「小說」的

立場來衡量它，而孟瑤此書却能站在「小說」的立場來整理舊小說，述其大致的源流。

郭箴一「中國小說史」第一章「中國小說的演變」與孟書「結論」，同樣為中國小說的演進，做了個大概的描敘，可以參看。

先秦部分，分小說為四類：神話、傳說、野史與寓言。

漢魏六朝，兩漢與六朝分述，兩漢部分規模襲周氏史略之舊，分漢書藝文志所載小說與今存之漢人小說，而更依類細分，將「漢書藝文志所載小說」分三部分：依託古人者、記古事者、漢代諸家。而魏晉南北朝則又分志怪之書與志人之書。

隋唐五代，分三類，甲、傳奇；敘：何謂傳奇、興起原因、傳奇的特徵、傳奇的名著與名集介紹、傳奇的價值、傳奇的影響。乙、雜俎。丙、變文。

宋元，分傳奇與雜俎、白話小說的創興兩部分。前者是舊傳統的承襲，後者是新疆域的開拓，乃一過渡時期。

明，分甲、短篇小說，乙、長篇小說。前者又分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。後者細述四大奇書：三國志演

義、水滸傳、西遊記、金瓶梅。每一部分均分四點研究：A、本書的演進。B、本書的作者。C、本書的評介。D、本書的影響。

清，分甲、文言小說，列蒲松齡「聊齋志異」與紀曉嵐「閱微草堂筆記」為代表。乙、白話小說，舉儒林外史、紅樓夢、鏡花緣、兒女英雄傳等細評。丙、彈詞與鼓詞。丁、晚清小說的繁榮，而止於西洋小說之譯介。

另全書之後有附錄：醉翁談錄所引宋話本書目、寶文堂書目所錄宋元明話本、彈詞書目、鼓詞書目、通俗小說書目，及作者作此書之參考書目。

(三) 孟撰中國小說史的特色

一、滙聚衆長：此書距周氏史略出版已三十六年，這前後，有許多熱衷於小說的人曾下過很大的功夫，對中國舊小說做考證與整理的工作，例如：胡適、鄭振鐸、俞平伯、胡懷琛、孔另境、蔣瑞藻、陸侃如、孫楷第……等等，他們或從事片面的探索，或致力全盤的整理工作，在周氏史略之後，既沒有超越於它的小說史出現，這些新發現的寶貴資料，就都成了孟瑤

小說史的新血，且在三十多年之後的今天，也有着更進步的小說觀念，加上周氏已大略安排的史略骨架，所謂鑿荒者難成功，而遵途者易致效，站在前人已有的基礎上，再加作者本身的努力，其超越前人是可以想見的。

作者在序中說：「本書的寫作，自還是以中國小說史略為依據，再加入所能採擷的新資料，企盼能予我國舊小說以正確的評價。」

當然，孟書也不僅只採擷前人之長，還有改進前人資料，整理出新眉目的，例如：孟書於先秦部分，將我國許多神話、傳說、野史、寓言，何以很少彙成專書的原因，歸納周氏零星之言為三點，便一目了然。（參孟書十一頁，周書二十八頁）

周氏史略中品評各書，多一針見血的中肯之見，這些散發的珠玉之光，多為孟書所籠絡，例如：

周氏評劉孝標注世說新語云：「孝標作注，又徵引浩博，或駁或申，映帶本文，增其雋永。」

又如評宋雜俎稽神錄云：「然其文平實簡率，既失六朝志怪之古質，復無唐人傳奇之纏綿。」

類似這樣的肯綮之語，或被孟書引用，或化入孟

書句子中，仍然煥發着亮麗的光彩。

二、脈絡分明：以目錄來看孟周二書，二書都依朝代為順序；再分體分類說明，不過周氏史略釐劃不夠清晰，孟書則分目詳細，或依長短篇分類再釐清文言、白話（例如明代），或依小說內容不同而分類介紹（例如魏晉南北朝），不但體例適當，且前後演進源流清楚，以唐傳奇為例；分：

何謂傳奇、興起原因、傳奇的特徵、傳奇的名著、傳奇的價值、傳奇的影響。

其於傳奇雜俎結尾又分析：

「唐雜俎已與六朝以前的風格不甚相同。它似可分成兩類，一是走世說新語的路線，以記載人物言行為重點，用來補正史之不足的，如隋唐嘉話、大唐新語、唐國史補……都是；一是走張華博物志的路線，以搜奇志怪，誇讀遠方珍異為主，如西陽雜俎、雲溪友議、杜陽雜編等是。同時，這兩類在文學上的安排上都抵抗不住『傳奇』的嶄新寫作方式，所以無論在敘事、狀物、寫人上，都充滿了創作意味的細膩描寫與華美鋪陳，這現象使我們相信唐以後的小說發展，『傳奇』與『雜俎』早晚會合流，將為必然的趨勢。」

這一段分析堪稱鞭辟入裏，其在宋元部分又繼以「舊傳統的承襲——傳奇與雜俎」，更見其脈絡之清晰。不但對一代文學形成之因果與高潮，有詳細的說明，且選擇排比，理路分明，俱見匠心，把中國小說的發展，勾出一很清楚的面貌。

三、取材豐美：作者不僅集衆家資料，且輕重適宜，其於第一流的小說不惜大量篇幅去說明它，而於無關緊要處則一筆帶過。此點，衡諸郭箴一小說史便見高下：

郭書於明代「三寶太監下西洋記」敘述特長，既言此書「技巧極劣」「文詞不工」「排句濫用」，顯然是「水準以下」的書，竟然花了四十四頁的篇幅來論列它。這種作法，還停留在文學史料的排比階段，所以常生輕重失調之弊，孟書於此點則拿捏甚穩。

孟書於周書所闕，又增補了許多新資料，例如：隋唐五代一節，周書只述傳奇與雜俎，孟書則添入了影響明清白話小說甚鉅的變文部分，以明其淵源。

孟書還能修正前說，例如四三三頁談到明「四遊記」時，即指出周氏史略以楊本西遊記爲吳本所依據的誤謬，實際乃據吳本予以刪節而成的通俗簡本。這

是得力於後人努力發掘新資料的成果。

其於資料的排比，也能站在「歷史」的觀點取捨，有些作品雖則在文學上沒有什麼價值，但在小說史的演進上却負有某種使命的，作者也沒有忽略它們的地位。

同時，作者匠心獨運之處，是對名篇名著，總不吝筆力，收集各家的說法，品評得失，再加入自己的看法。例如對宋元話本一節，孟書即列出五點：取材的現實化、主題的嚴肅化、故事的趣味化、人物的生動化、文字的口語化。作者不僅擷取前人之長，且挖掘前人未見之處。

四、評述精當：孟書除取材豐富外，對於次要作品，也能提要鉤玄，對於作品本身，作者批評有幾點可稱道者：

(1)從廣泛角度來看作品：作者不但能站在今日我們對小說的要求來欣賞、批評過去的舊小說，復能站在當時的環境去了解它、分析它。對於一部小說，作者從該書的演進、作者、評價與影響，各方面着眼，分節之中還有細目，例如「三國志演義」評價部分又列：社會貢獻與文學成就；文學成就一項，又分依據

史實分析人物與依據寫作討論優點。本來，就書論書，其「社會的貢獻」與「依據史實分析人物」都是不重要的，但是作為一部小說「演進」史，社會與文學往往是互為影響的，不可不著錄。

(2) 分析入微：民國以來，一般小說史大抵偏主小說形式流變的敘述和版本的考證，很少對作品作有系統而深入的分析。即像周氏史略，雖多肯綮的評述，但只是概括性的，而郭箴一本，評論概引成說，缺乏別裁創見，只有孟書，既取前人精闢見解，又加上自己獨到看法，復網之以嚴密系統，有廣度也有深度。我們看作者對「水滸傳」的評價：一、金玉；二、砂礫；前者又分六部分；這是一部白話文學成就最高的書、這是一部在現實的土壤中植根有主題有思想的書、這是一部由基本矛盾形成無可逃避的大悲劇、這是一部能跳出「說話」窠臼充滿創作意味的書、這是一部曲折複雜充滿了戲劇性的書、這是一部人物刻劃最成功的書；最後一部分又分別以外型、談吐、故事刻劃人物。後者分三部分：展佈太多不必展佈的場面、流出太多不應流出的鮮血、忽略太多不可忽略的女性。

由此，便可見作者分析作品之一斑；更可貴的，是幾部大部頭的書，如四大奇書與紅樓夢等，作者都能做這種詳盡的分析而分別說出各書不同的面貌與特點，使讀者對這些書有更明晰的認識。

(3) 多做比較：作者對書中所述諸種小說，除了做適當的品評外，還能將各書互相比較，例如：

兩漢小說與先秦搜奇志怪的比較：「兩漢的小說，還是繼承先秦搜奇志怪的傳統風格，但是在精神上却有一個基本不同點。先秦的小說雖不外神話與傳說，其內容多半是說明我們祖先怎樣與大自然搏鬥所產生的神跡。從秦始皇開始貪妄地求長生不老之藥開始，漢武帝又和他有相同的心理，所以造成兩漢方術之士符鍊丹之說的極盛，而使秦漢以後直至六朝的小說內容，充滿了神仙靈異之說的迷信思想。所以這些小說便遠不如早期的神話傳說那樣有感染力。」（第七頁）

「（兩漢）傳奇志怪的內容多神仙方術之言，與先秦神話強調初民與大自然搏鬥的大無畏精神，在風格上有極大的歧異。」（二十八頁）

此外，又如唐傳奇與宋傳奇之比較（第一二九頁）

）有三點不同，此處不再贅舉。諸如此類，對作品做互相比較，不但顯現出作品間風格的歧異，也相形出作品的高下，同時也加深了讀者對作品的認識。

總之，孟書收集資料之廣，舉例之詳、批判之允，實爲前此諸本小說史所不及。

五、文字鮮活：本書文字的平順暢達與鮮活靈快，提高了它的易讀性，我們看他評宋元話本「人物的生動化」說：「就在這些平凡人物的平凡故事中，宋元話本勾繪出人生真正的快樂，真正的辛酸，和真正的悲哀。」

其評西遊記的文字說：「西遊記則比一條跳濺的溪流還流利活潑！而且一點也不拖泥帶水，明淨生動得令人愛煞。常常也是疏落幾筆，便能神情如見。」

這種文字，固然不是什麼「美文」，但是明暢順達，且活潑生動，通篇這種文字，在嚴肅的小說史中，使人讀來便覺清涼如水。作者即使在書中引用別人的成句，也能融化在自己的文字中，使讀者分毫不覺拗口。

對一般人而言，孟著小說史是一本很好的「常識書」，對有興趣於中國小說的人，它不啻爲一本很好的「指引書」，對有志研究中國小說的人，它更是一本很適用的「參考書」。

（四）孟著中國小說史的闕失

本書的優點已如上述，它確實也是目前我們所能找到的比較完備的小說史，但是它也有一些砂礫，在此要提出來討論：

一、序或緒論應再充實，小說史既然在中國還只是起步，大部分都還停留在資料的排比、整理與考證上，這工作還需要後人踵接是毋庸置疑的，那麼，前人辛苦耕耘的成績便要保留下來，以爲後人的基礎。孟氏著此書，在序中只說明著此書的原委，在緒論中也只簡略地敘述了「中國小說的演變」而已，並沒有把前人辛苦耕耘的成績——比方說，歷來研究「中國小說史」的書和人，做簡略的介紹，苟能如此，不僅眉目清楚，且予讀者無任方便。

此外，作者對小說取捨的觀點、尺度，以及中國小說的特色，與西洋之比較等等，都應在序中略言一二。

二、尚欠踏實：書中或有引用資料，而附錄未注明者，（例如周氏「古小說鈎沈」）或參考資料廣度尚不够者，（例如譚正壁「中國小說發達史」），另外，外國人研究中國小說的資料也頗有足觀者，皆未參用，近代人的參考資料也欠完備。

三、體例有不一致處：兩漢部分既分「漢東藝文志所載小說」爲三部分：依託古人者、記古事者、漢代諸家者；而唐傳奇部分却列「名篇介紹」達十四種之多，並未分類，此處郭書劃分甚好：神怪、戀愛與豪俠三類。

四、引述原文：我國整理文學史或小說史的人，都有引用原文的習慣，本來，引用原文以說明述者的見解，自不必說，但是引用成了定例，便見多餘；周氏史略以文言寫成，本爲「慮鈔者之勞也」，但一引用原文，往往數頁篇幅，胡懷琛「小說論」亦有用全篇的習慣，孟著承其習，所以有些並不重要的，且性質相似的小說，也習慣地附引原文，這一點，尙有待斟酌。

(五) 結論

個人以爲，一部良好的小說史應具備下列幾點條件：

一、詳述小說演變交替的情形，考究其原因、任務、成果與影響。

二、詳述作家之生平、個性、生存環境、時代意

識、時代背景，並考察它們與作品成就的相互關係。

三、研究批評作品的藝術價值，並介紹優良作品，引導讀者欣賞與研究。

四、詳列有關小說與小說史之參考書目。

五、對中國小說之整理工作者，除了前項外，還要找出中國舊小說中值得現今寫作上借鏡者，俾使學者能吸取其精華。

以此數端衡諸孟著中國小說史，它固然還沒有完全達到這個標準，但已具體而微。我們看民國以來研究小說史者，周氏爲第一人，其最大長處固然在對小說的批評扼要肯綮，片言數字便籠罩了整篇文章，這種優點，至今仍無人能及，但是在資料與系統排比上，都有很大的闕失。爾後數人所作，鮮能長步超越周氏。直到孟氏此書，乃站在前人的成就上，它的起點正是前人的終點，且有超越前人的充分信心，因此，它目前最具成效。

後記：此稿寫成後，忽聞孟書多採前人著作而未加註明之傳言，據說新加坡李星可君曾在該地報刊撰文，對孟書加以抨擊。惜此地文獻不足，不能徵考其詳。本擬將此稿凍結，但思及「就書論書」的立場，此書仍值得評介，本文僅純係「就書論書」，至於傳聞，尚待異日，再作進一步之求證。